

# 中国崛起的特色大国外交

杨鲁慧

(山东大学 亚太研究所 济南 250100)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国力不断增强,如何将大国的综合实力转化为大国的外交能力,这就关系到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是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内涵深刻,体系丰富,特征鲜明。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使命凝聚着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精髓。“和合文化”构成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根基与渊源。“合作共赢”是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命运共同体”是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及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探索与历史上崛起大国根本不同的新理念、新道路、新格局。

**关键词:** 中国崛起; 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 文化渊源; 合作共赢; 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6)04-0022-05

**DOI:** 10.16354/j.cnki.23-1013/d.2016.04.004

21世纪以来全球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国际关系发生深刻的调整及变革,新兴与守成政治力量不断重新组合。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之争、热点焦点之辩、大国转型之艰,这一切都表明,当今世界我们正处于国际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大国关系必然也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全球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决定大国关系再平衡。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国力不断增强,如何将大国的综合实力转化为大国的外交能力,这就关系到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问题。环顾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几百年,维护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是基于一个核心规则,即通过实力和力量的均衡来制约或避免人类战争。当下的国际关系面临一系列现实的挑战,在冲突与合作之间,在零和与共赢之间,在遏制与互信之间,大国的对外战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选择?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1]</sup>。2016年3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首次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sup>[2]</sup>。这就意味着,今后中国外交的基本路径,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这是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全面提升,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承担起大国责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深刻,体系丰富,特征鲜明。在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理念方面,“和合文化”构成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根基与渊源;在大国外交中国方案方面,“合作共赢”是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涵;在大国责任担当方面,“命运共同体”是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及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探索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根本不同的新理念、新道路、新格局。探索的过程将会伴随着思想创新和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的有所建树,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创举践行增添浓墨重彩,并从中国的角度深刻影响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质的规定性”。

## 一、和合文化: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基与支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承载中华文化之道,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对外行为的思维逻辑需要追溯到历史文化根源,探寻其发展演变轨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伴随和平崛起的发展进程,并依据现代复杂国际政治环境提出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3]</sup>。追本溯源,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对外交往观念,无一不渗透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丰富创新,始终摆脱不了“和合意识”的精髓不断

收稿日期:2016-04-09

作者简介:杨鲁慧(1956—),女,山东济南人,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从事东北亚政治安全和中国周边外交及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被传承、延续、深化,并必将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顺势而为、丰富发展,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精神观念层面中的特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国强必霸”“强强必争”的逻辑思维下,西方国家和某些周边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抗衡之心,焦虑质疑、战略误判、“再平衡”甚嚣尘上。那么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外交奉行和谐共享的价值理念就成为重要的命题。

大国崛起意味着力量,力量来自自身文化基因的内涵,来自中国强国之路不同于历史上传统大国崛起的内在逻辑性。中国向世界解读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历史上追本溯源,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意识”的内在特质及本质蕴含。从中国面向土地的农耕文明渊源看,是以家庭为基础单元,具备不寻求扩张的文化基因。“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都透着农耕文化那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方文明,不能孤立地在自己的语境中去谈,一定要放在差异的环境下,找到他们在文明质地上的不同”<sup>[4]</sup>。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履行大国责任,以道家态度规范行为。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影响并规范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态,由此决定东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角度和思维方式。中国大国外交与西方的大国外交的道路之所以不同,这是由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特殊身份决定的。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繁荣实践中,“追求以道德优越性为基础的‘王道’,而非以权力优势为基础进行强制、压迫的‘霸道’,这使中国外交具有‘怀柔四方’‘厚往薄来’的实践传统,以道德的力量吸引其他行为体参与秩序的构建,在秩序体系中给予各行为体实质性的尊重”<sup>[5]</sup>。有史以来,任何国家在与他国进行交往关系时,都会从本民族的特有文化思维来考虑处理问题,并对理念和行为做出独特的价值分析判断。中华民族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对外交往中,创造睦邻友好、和平交往、协和万邦的悠久历史文明传统,对和平的向往、和谐的谋求、和睦的追求已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并沉淀凝聚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与烙印之中。从儒家文明的“和而不同”,乃至道家文化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再到墨家思想的“兼爱、非攻也”,这些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精髓特质基因,就深刻地印证“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中国和合文化的基础根基。“儒家思想渗透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也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提供思想基础。儒家思想以和合理念为基础,21世纪的中国外交思想明显体现这种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sup>[6]</sup>。这些中华文明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政治哲学迥然不同。

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国家对外关系正面临历史性变革与调整,大国外交需要构建坚实及厚重的理念作为支撑基础。历史与现实已经水到渠成地提出新命题,中国外交战略必然催生新的政治理念:和平、合作、和睦。其从500年以来世界大国兴衰交替

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寻求现代启示,以博大而开放的视野传承传统文化血脉和开启现代中国外交新政。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发展观”“合作安全观”“义利价值观”凝聚中国崛起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识与和谐包容的精髓所在。以中国博大精深内在文化蕴含的有机、强劲而又富有活力的流脉,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周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秩序。以“和谐包容”营造和平和睦;以“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以“大国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大国崛起背景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以及价值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敦亲睦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理念”<sup>[7]</sup>。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具备坚实的理念支撑点,中国奉行和平的发展道路、亲诚惠容的合作安全观、坚持义利观的价值体系,这三个层面构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支点的理论基石。

1. 和平发展观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基石。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并成为当今世界的独特现象,引发全球的聚焦点和关注度。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非常注重发展道路的和平性质,这也是经济崛起大国选择发展道路最实质的外部特色,这就注定中国大国外交与传统大国外交,在发展道路上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属性。崛起大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和平性,其对引导世界各国准确理解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避免错判、误判中国外交行为将发挥参照坐标的重要作用。从国际外部环境看,中国崛起的和平发展观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内因所为,既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规定性决定,也是当今时代的国际大环境所催生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现代国际政治生态环境,调整改变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和大国关系的“零和”思维,后起的大国如果再走传统的大国崛起之路既不现实,也非理性。

2. 中国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是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这一新理念夯实亚洲和平、合作、和睦的安全之源、合作之本、共赢之路,将中国周边打造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首要平台。其体现中国新安全观的基本特征及深厚蕴意,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亚洲合作安全的深刻解读与承诺担当。中国的和平崛起始自周边安全环境,中国的稳定安全也来自周边的和平环境,周边是中国发展的重要依托。近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周边外交”“周边环境”已成为亚洲地区安全稳定的基本战略考量。中国以更开放视野、更包容胸怀、更积极姿态,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局势在做出正确判断基础上,把中国的周边外交浓缩为“亲、诚、惠、容”等四字箴言。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中国政府阐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提出“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反映中国政府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稳定有着重大关切和独特思考以及理念创新。亚洲各国在地缘战略上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在秉持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基础上,共谋亚洲安全与繁荣。因此,践行新安全观,

共维稳定、共创安全、共促合作、共建繁荣不仅符合亚洲安全环境现状,还反映亚洲国家普遍的利益诉求,而且是中国倡导“亚洲新安全观”的目标所向。

3. 正确义利观秉承中华传统理念和道德精髓,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外交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基础理念创新,体现中国是有国际正义和负责任的大国,也是对外关系应遵循的行为价值规范。重视道义和责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本属性,也是大国崛起背景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价值观取向和实践准则。从基本概念蕴含的角度看,正确的义利观是以义为先,弘义融利,践行承担责任的发展。“正确义利观的根本是辩证地处理好道义和利益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义利之辩,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反映中华民族的主流义利观,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sup>[8]</sup>。从世界政治格局的现实角度看,“正确的利益观体现了道义和利益在三个重大问题上的辩证统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实现共同富裕与谋求自身发展的辩证统一,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与实现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sup>[9]</sup>。权衡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中国的大国外交就需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塑造大国形象和国人的国民心态,积极履行国际正义与秩序公平的大国责任,秉承义利兼顾、义利统一、义利之辩。中国的义利价值观不仅考虑自身利益,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理念。

## 二、合作共赢: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型国际关系内核

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挑战中最具有核心变量要素的,当属全球新兴大国的崛起。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平衡性,并且是500年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体系大国崛起的群体,国际关系和体系格局的新特点都是由此而引发产生的。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中国外交进一步倡导规范、制定战略、建构议程,积极有为塑造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以建设全球伙伴体系网络,推动和平发展大国外交的中国战略方案。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并逐步深化大国关系的创新性和理念规范。

国际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常讲常新的话题。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题,始终都在探索国家间的相处之道和关系准则。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首次在欧洲确立主权平等原则,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欧洲陷入群雄征战的泥潭。200年前维也纳体系根据均势原则,对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重新塑造,但最终还是导致军备竞赛和同盟对抗的格局,人类并为之付出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代价。之所以回顾这一历史发展脉络,就是想印证每个时期的国际关系形成,每个阶段的国际体系建立,都必然打上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也必须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完善。当今时代,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国际环境下,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究竟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及繁荣,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有效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从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解释体系都是由西方学术界为主导,当今世界的话语体系也是由西方思维创造的,发展至今其理论解释力存在局限性。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传统大国,而现存大国必然应对这种威胁挑战,其结果是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悲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率先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的有机结合,从不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寻求新的资源,必然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重要和深远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把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其不仅仅局限于中美大国,同时也涵盖欧、美、日现存大国以及崛起的新兴大国群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在哪里?凝练概括起来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不再走冷战时期零和博弈及赢者通吃得天下的老路、绝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基本原则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创新,并奠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基石。中国不但坚持自身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与世界各国再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合作共赢的外交之道主要体现为政治合作之道、安全共享之道、经济发展之道、文化包容之道。

1. 以建设伙伴关系的政治合作之道新思路,推进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化。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信任与认同基础上的关系,主张利益和价值的互补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启建立伙伴外交的新阶段,在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实践,强化与中国大周边国家的陆海伙伴网络,并与新兴大国缔结大国伙伴网络。遵循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原则,只不过关系有亲有疏、密切程度有高有低。中国实施的亲疏伙伴外交,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其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要么选择联盟,要么选择对抗的二元对立世界观,这是一条“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已从融入国际体系时期逐渐演进到塑造国际体系的新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生成新规范的空间不断拓展。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是以伙伴关系的身份和行为来塑造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历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全球治理需要共同制定规则和规范行为的过程,是一个对话协商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过程,并且也是密切伙伴关系和增强伙伴意识的过程。

2. 营造各国安全共享之道。和平发展与和平共

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崛起大国外交的理论之源和践履之本。“安全共享”内涵丰富深刻,旨在探讨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道。其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沟通协调的和平方式,处理和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以对话增信任、以沟通化冲突、以协商求稳定、以安全促发展。在东亚地缘政治现实中存在两种安全思路:一是与大国联盟寻求安全保障,你的绝对不安全才是我的绝对安全,这一思路的后果带来恶性循环,彼此存有戒心和防备;二是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思路,即“安全共享”谋求的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其超越传统的对抗性、军事性以谋求绝对安全的同盟理念。这就意味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一部分国家的安全不能带来另一部分国家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更不能以损害乃至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以谋求自身和联盟体系的绝对安全。要止战维和,必须摒弃冷战思维,走出一条世界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使各国人民共享尊严公正、共享繁荣成果、共享安全保障,在安全事务中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

3. 开创经济共同发展繁荣的道路。合作共赢即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共同获利、共同受益、利益分享。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诸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所在,据联合国2015年发展议程数据统计,世界上还有十几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并且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国家的总量超过2/3,贫困落后是世界和平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全球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并进,树立利益、繁荣、共赢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发展、共创繁荣、共享利益,在共同发展繁荣中寻求利益分享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世界经济力量与实力的对比才能更加均衡化,才能保障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一切都将为全球政局稳定与发展繁荣奠定基础性条件。崛起的中国对世界影响源自一个独特优势,即中国是所有世界大国中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和效率程度远超其他国家。基本特征表现为中国已经从融入国际体系阶段演化为塑造国际体系的新时期,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契合亚欧大陆的实际需求,建设多条富有生机活力的经济走廊。与此相关的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投行建章立制已进入操作阶段,“一带一路”从陆上和海上两个地理方位,依赖广阔辐射联动效应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这是中国秉持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新理念,坚持“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所衍生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

4. 打造多元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包容与互鉴。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明持续发展,为当代中国外交理念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就在于它强调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历史上它曾以海纳百川和开放借鉴,将外来的佛教包容、凝练、融合为中国的佛学、禅宗,现代又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将西方普世价值包容为人类共同价值。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文化和借鉴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既源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组成部分,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外交思想兼容并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世界各国拥有众多的不同民族和宗教,他们创造丰富多彩、多元、多样化的文化和文明。各种文明和文化与不同发展模式美美与共、相得益彰。为往圣继绝学,其根本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文明代代相传、永续发展。从古至今这些文化与宗教在中华大地上各得其所,和睦相处,和谐包容。这就证明,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宗教及不同的价值观完全可以相鉴相容相处,“育而不相害”的关键在于平等相待、彼此包容、相互借鉴,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排斥贬损他国文化。

### 三、命运共同体: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使命

打造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出的新理念与新愿景,体现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力量支撑主要来自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定式,其核心是以“和”“礼”为载体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及众缘和合。这一推陈出新的“命运共同体”在当代释义为:人类共处于同一个地球,面临共同的挑战与共同的命运,可谓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命运相连。这一特点导致今天的人类必须携手并进,求同存异,命运与共。共建、共享、共责、共赢。它的本质特征凝聚着中华文明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等文化传承,相处之道就是奉行古代的和谐共生与大同世界思想。当今世界,经济贸易高度相互依赖和深度相互依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同一个世界,已经形成合作互利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政府多次倡导主张的新思维和新愿景。从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sup>[10]</sup>到201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sup>[11]</sup>,2015年9月28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倡导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2]</sup>,都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大志向和使命责任。由此可见,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系列峰会上系统阐述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形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sup>[13]</sup>。“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关系的新理念,是大国形象塑造和负责任大国的利益诉求,它既是为中国谋,也是为天下谋,更是为人类福祉谋。这是中国谋求“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内在逻辑的必然延伸。

建立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命运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前提。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其战略依托主要是亚洲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其集亚洲国家政治智慧和时代精神之大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的崛起首先是成为地区强国,其后再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发展过程。这个必然过程就决定中国要实现崛起,就需要将周边地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选择重点。中国崛起的力度和深度及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善于和亚洲国家分享发展的机会与红利,是否有能力进一步拓展合作共赢的空间。中国发展战略纵深的许多基础条件都在亚洲和周边国家,在这里中国不可能上演冷战时期“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一幕。历史上亚洲国家曾创造领先世界的辉煌文明,但也曾经饱受殖民主义欺凌之苦,冷战时期又深陷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地带。亚洲国家需要缔造和平、共同繁荣、凝聚共识、团结互助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亚洲国家民众的共同期许,它将凝聚亚洲国家携手奋进的发展轨迹,昭示着亚洲发展的活力、亚洲的未来、亚洲的愿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着眼于亚洲传统和未来,居于时代潮头搭建合作共赢的共同体平台,为亚洲各国汇聚共同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战略支点。在中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征途上,为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必须履行更多更大的国际担当和大国责任。中国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为了亚洲地区的长远发展利益,积极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探寻区域共同价值体系。

睦邻友好是邻国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及平等相待是基本原则,也是二战后国家崛起的唯一战略选择。纵观亚洲,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超过其他大洲,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领土纠纷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巨大,使亚洲区域看上去似一盘散沙状态。由此,亚洲需要共同发展繁荣,聚同化异,联合自强,守望相助,以协商对话凝聚共识,化解争端分歧,拓展利益汇合点,维护地区的长治久安,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的大国崛起战略必然是选择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并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的恢宏布局,坚持亚洲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的和平稳定环境。亚洲的安全观是建立在对话而非对抗、共赢而非零和的基础上的,是寻求摆脱安全困境、共谋长治久安之道。周边国家是中国构建特色大国外交的首要平台,亚洲区域既是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地缘战略依托,也是中国从亚洲走向世界的立足点。在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周边外交大有可为,并使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亚洲国家的战略诉求,一系列合作倡议惠及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工程是中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设施。设立丝绸之路基金,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稳步推进,这一切都将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为周边

国家带来深化合作与实际利益以及互利共赢的局面。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通过中亚地区向西延伸拓展的工程,而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工程。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战略意义非凡。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崛起的战略大后方,美国在中亚这一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力相对较弱。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相对有限,而且对中国的稳定安全威胁也较小。而海上的丝绸之路建设则不同,它关系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且是关系到崛起的中国究竟能走多远和多快的关键区域。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东亚又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六十多年来,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在政治安全上,既有国家内乱的波及和地区局势紧张的动荡,也有因领土主权纠纷产生的争端和分歧,美国为防范制衡中国的崛起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地区。在这样的地区背景下如何布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方位,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新命题。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任重道远,中国还需要践行探索和经验积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4-11-30.
- [2] 李克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2016-03-0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6.
- [4] 张妮. 于丹细说中国文化基因强在哪[N]. 环球时报, 2015-12-08.
- [5] 刘雪莲, 李晓霞.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在东亚地区的推进特点[J]. 东北亚论坛, 2015(6):105-113.
- [6] [巴基斯坦]奥瓦斯·海德. 和平理念乃中国外交基石[N]. 环球时报, 2015-10-13.
- [7] 习近平.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N]. 人民日报, 2014-09-19.
- [8] 秦亚青. 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J]. 求是, 2014(12):55.
- [9] 秦亚青. 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N]. 光明日报, 2014-12-28.
- [10] 习近平. 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N]. 人民日报, 2015-03-29.
- [11]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04.
- [12] 习近平. 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 2015-09-29.
- [13] 王毅. 2015,中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N]. 环球时报, 2015-12-14.

(责任编辑:刘建明)